卷十八目録

經濟名臣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顧公璘

附　弟璵

少保王襄敏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卷十八目録終

卷十八

# 經濟名臣

##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巳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勤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擒公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爲我擒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

奇

外郎獄小大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絶愛之及爲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徧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臺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聲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進按察使會宸濠

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內應人心洶洶御
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即就案草檄調兵
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説真令撤兵衛自是姦
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
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
爲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姑貸汝如例罰
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
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密
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

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 召復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淸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素令親信察市價低卬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粱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黷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罷雜特命

司農行考察讞獄二事甚奇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鞫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　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章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

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於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恒約敕僚屬。壹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

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踉蹡而出詈不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懟而退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杯酒歡有干謁能峻却之乎卒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入以故貪縁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漸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奎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子嫌其陋公至卽居

之但埽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
貲子孫至不能之京斳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
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予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
云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　事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麟字元瑞其先江西安仁人國初以武功籍南京廣洋衛至公始登弘治丙辰進士是時外戚張氏驕橫骫法臺諫擊之逮治甚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　敬皇爲之霽威事尋得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寃滯無慮數百人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日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糜爲編氓郡人爭致賮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

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語在大宗伯
王公華記中時與龍霓及湖人吴琉施侃陸崑交因
徙居于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湖中風雅稱
中興焉瑾誅起知西安遭内艱去郡服闋遷陜西叅
政屬關内饑虜數深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
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
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叅政共圖其便議遂
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踰年擢雲
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

史巡撫北畿復引疾章至三四上始得請特諭方云

公才節再起爲大理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陞工部

尚書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

選才廉充曹任（節愼庫始此）仍請築外帑剔四司之財貯之特銓

主事一人與臺臣同典出納　上嘉公意賜庫名曰

節愼實自公始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淆典

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

用此銜公會　上遣近璫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

遣忤　旨勒令解職公既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

有鉅公者其於文以冲夷雅澹之詞發瑰瑋奇崛之氣幼眇穠纖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片簡尺牘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謔往往出微辭臻妙趣早參玄理兼達天命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荅公卿交薦公不知也性清約疏布自喜事繼母弋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

墓志太宰李默言公儉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

至卧内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
予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李太宰書言公風致）
蕭欣然達夜其風尚如此嘗以爲公撥文似公幹治
財似士安剛介不撓似器之至于廉約省素家無餘
貲位列三事以功名始終此與東年劉祖榮何異世
稱二劉不其然乎年八十有八卒贈太子少保謚清
惠

尚書雍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沒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夫訊夫曰妾逃兩月蹤跡莫知妾父賸財始知処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十年召爲監察御史巡鹽兩淮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公巡滿俱與完室

歷陞浙江右布政使時勢家鬻販私鹽鄉人效尤盜竊横行公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盜竊稍息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具草且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公曰此亦軍法縛下杖之三軍股慄已乃諸公於時相言官遂劾公以摧辱將官罷之退居韋曲别墅不涉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鐸薦公有敢爲之節克亂之才超起左副都御史操江固辭弗允未幾陞南京戸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不肯相親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

皆獲罪公歸復居韋曲與鄉人論穡事不與上官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也年八十卒

尚書吳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為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郎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已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
拮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亡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弘治九年都御史者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
令十年矣乃遷成都同知起復改松江十八年廣東
盜起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葦
兵備三年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
月陞瓊州兵備副使時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
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解京皆非正貫曰可

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虛一也五年瑾矯旨坐公打
濟寧校不夾戍鴈門冊月赦還鄉是年瑾誅改雲南
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
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略勇不避難
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諭使解散反
爲賊得賊刼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
領公誘勁賊執其酋出復入討平之九年陞廣東右
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
獞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諸府十一年轉左十

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　勅勘永順
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
京、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
濠大恨、唯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　召爲兵部右侍
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
理南畿、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畿肅然、公
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衣敝帶穿、不事藻飾、神采英毅、
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如糞土、妻
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卽疏歸、嘗

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頃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鏌為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頹厚行定力鮮麗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官四十年百疼九死不能一日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鄭端簡曰大臣持繡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畋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讋夷蠻金壁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内遷即翔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

五公楊信民韓雍鄧廷瓚雍太吳廷舉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敷布、沒世不忘、卓乎不可及矣

尚書顧公　事泰陵康陵永陵

公名璘字華玉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廣平縣知縣入為南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勳郎中正德庚午出知河南開封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左參政嘉靖改元陞山西按察使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布政使壬辰　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疏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政使致仕丁酉再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己亥陞刑部右侍郎改吏

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
竣還　朝改南刑部尚書公融朗潤達精於吏理能
激昂任事初蒞廣平甫弱冠耳而開決敏利擿伏若
神及爲開封盜起燕薊流刼中原所在繹騷彭公澤
領兵壓境上簡公自輔公練兵轉餉取具呼吸折衝
戡亂謀畫居多鎮守中人廖堂恃逆瑾黨圍奪目恣
公每折其萌芽瑾誅廖罷去而王宏者尤諄謾繼廖
忤中貴
出鎮公故不爲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長揖
而已用是積忤宏宏方恃錢寧爲援矯　詔逮赴錦

大獄公抗言條對一無所承寧無已遣邏卒陰探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上鐫三階徙全全僻荒遠陋公不鄙夷其民而拊教之久之民用乂安士興于學甫三年移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胥吏並緣爲姦公爬疏剔抉求得其利弊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爲修築費卒爲主者乾沒恆歲一築築輒壞公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爲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持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公爲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

稅入往軍餉不時給賫軍多稱貸駔儈得肆侵牟公支放有期軍皆給足而姦民無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多水患有中津橋且壞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莫喻其旨也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計乃服公先見云公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起叅藩與左轄日益練達展采錯事惟志所欲爲若賦發科讁調補吏胥皆吏蠹蟠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絶蔓振剔不少縱文牒糾紛隨事剸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皆歛手無所事事治

湖南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輶車徧歷州郡跋涉險阻不爲厭故事行部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去供頓次舍才足周用民不知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惰弛科輸煩擾故所至勸農業平徭税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藩祿無節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代勢不得徧欲添差御史分莅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外臣多茂異此限以藩府戚屬不得内徙非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時雖不盡行聞者以爲篤論　顯陵之作經費不貲公長于料簡程省弗儩覩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實倍之且規制宏偉民不告病曉典邦禁不肯骫骳徇人苟罹於辜必以法繩之而怨讟興矣蓋公負天下重望高視濶步遇權貴或傲然不爲意而與山林文學行誼士乃講均敵禮孳孳獎進之唯恐不給坐是忌者側目雖晩躋大位卒困于讒以沒惜哉平居事親孝父病疽公已五十餘與同臥起吮濯狀被肉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委勞於人處羣從

兄弟尤極友愛少學于李齊先生李歿妻萬不免言
寠入公分俸資給又爲其子置産旋置旋廢而其子卒
困以歿乃迎萬養于家歿爲斂葬而給其孫如子終
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歿妻方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
其事請表于朝文牒往來與一切費咸自公出至于
里黨族屬婚喪緩急多倚成于公其於倫誼甚篤也
爲文不事險刻雄深爾雅詩尤雋永時出奇峭樂府
歌辭不失漢魏風格自少已有名世志舉進士卽自
免歸與陳侍講曾南王太僕欽佩及從弟憲副英玉

相麗澤聲望奕然出入所雅遊若李獻吉何仲默朱
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
高孰下也所歷沅湘天台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
鞅掌而不忘觚翰所至領客讌遊感時懷古臨觀賦
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噫不可
及巳所著曰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
浮湘稿曰山中集曰息園集曰憑几集曰登衡小記
總若干卷英玉各瓌有奇節著寒松齋集並行于世

少保王襄敏公事

公名以旂字士招、江寧人、生而廣額豐頤、音吐如鐘、弱冠游膠庠、才名蔚起、鄉先生金公澤以右都御史掌南院解圍帶贈公、正德辛未舉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華林賊方熾、流賊復入江、掠舟揚旗、剽劫庫獄、公集鄉兵要害處遍置鐵蒺藜以防之、賊自是不敢窺上高、已又生擒流賊伍廣等數十人、闔境帖然、公益省刑紓賦、與民休息、縣大治、選河南道御史、臺長彭公澤尤器重公、一日指其坐曰、當拂拭待子矣、

出河南省試期至會宸濠叛閹劉璟者濠黨也乃偎議罷試公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遂事事如故璟又傳　武廟親征道出汴輒下牒取帑銀四萬備供應諸司莫能應公執不可謂　天子御六飛必戒前路　勑至圖之未晚令豫發公帑萬一從他道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沮嘉靖壬午按福建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公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弓告還先是公父感風痺再疏終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北畿

學甫十閱月擢南太僕寺少卿甲午陞大理寺右少卿戊戌春陞光祿寺卿八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公繪四省交會圖鑱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罷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渴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舸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

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塲、曰昭陽、勢豪侵没、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公謂水櫃復厤、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溢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鄉人憶金公贈帶事、至是驗矣、公處父母邦、務持重、屏騶從、簡出入、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塡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以爲法也、乙巳考察京官、中外僉然服其當、是年刷卷御史以公借

本武弁至千餘員有　旨贖罪公念衛官多貧値甚
減　詔至卽承德意悉蠲之歡聲載道丙午　召入
爲工部尚書至則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節縮得
不重費工完　賜銀幣者再九月二品滿考　上遣
中官賜寶鏹羊酒丁未二月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公
思彭公語益感奮三月　廷試充讀卷官九月轉兵
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先是陝西總督曾公銑倡議復
套業奏　命集議俄　旨出逮銑卽命公以尚書兼
右僉都御史代之公　陛辭馳入關亟罷郡縣軍需

停造器具邀功生事之言一切屏遠又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勵諸將慎固封守雖倉卒建牙而能推布腹心畢屈羣策如延安設游擊一人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文縣設守備四人岷州設判官一人文縣參將改分守靈州參將移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參將疏入皆得允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公患之同都御史楊博廉闗外鉢和寺傷可田可廬召諭諸番爲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約朔望族首得入闗爲市諸番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房

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舉不煩一夫而戎
十年種類爲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
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虜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
虜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
及鎮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揚兵破虜忻都庚戌虜
擾磨石務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敗之甘凉鎮永斬
首一百三級蓋數年所未有者復敗之寧夏西沙窩
辛亥再戰肅州斬首五十七級又敗之寧夏壬子大
破虜於清平堡斬首九十四級又連敗之扇馬城燕

麥川、火燒溝、神塘嶺、己酉番賊出沒境上、斬一十五
級、庚戌番賊再犯、調兵甘凉、斬五十七級、辛亥斬三
十七級、計斬虜六百六十八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
器共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
三千餘人、邊人自虜中聞而歸者千二百有六十人、
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窒寨四千六百四、墩臺一
十二、築完花查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
蒙
恩蔭子者二、賜金帛者八、賜勑獎勵者二、壬子
八月、二品九年滿考、
詔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

夫給三代　誥命癸丑春病劇撫按代奏業得
旨致仕竟不及聞閏三月三日卒於固原督府聞者
莫不奔哭失聲諸鎭軍民爲罷市者數日蓋公平生
不務矯激之行而唯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圖
成事不期顯效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出己意逞衆
論而恊諸公議有古大臣之風四十三年間所至政
聲大振功績可數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
九壇贈少保　賜諡襄敏仍廕子一人入監蓋異數
也公性恬和事父至孝病十年食飲起居不暫離側

澗器亦自浣滌與鄉人處皆得其歡心雖介節凜然而無幾微見於顏色於宗族知舊恩義尤篤爲司空入京至東光聞鄉友蔣淮三喪厝連窩寺時舟已踰百里亟命回舟留五日出俸易棺遣人護歸南都鄉人謂公長厚自金公澤後方再見云所著有漕河奏議漕河撮稿督府稿督府奏議若干卷行於世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　事康陵永陵

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歷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淵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當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濫討引鹽暴橫道路當罷又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為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為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幸擅勢與言路為仇不旦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於戮辱而以久次擢為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瑣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城

有虛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為督府而叅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勤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公既豁達不拘謭、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其在兩鎮、人見公色詞、

旣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以熨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疏石渠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

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馬侍郎以苛刻失衆、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

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為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開城晏閉邊甿緩帶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為才自公去宣府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徃扼紫荊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其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抶之死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

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
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冤公復上章力辯　廷論竟直
公而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然大體所在不
肯苟爲婞婀此盖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
儀眞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江險恇慴不敢
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
上下摵頓　上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
大臣亦審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

銕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之力也。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公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有上谷漁陽稿、字書有晉人風骨、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平生儉樸、既貴、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公沒，賜葬祭，贈太
太保，諡襄敏。